開放文學 -- 神鬼仙俠 -- 獨手丐
五十五、麗景幻繁霞　錦仗畫船　迎來禍水　深宵飛白刃　華堂紅燭　變起蕭牆

前文湖心洲錢、王二老惡霸之子小賊錢維山前往君山水寨迎親，將水寇吳梟之女吳碧雲娶將回來。事前大舉排場，窮奢極欲，熱鬧了許多天。到了正日越發豪侈，江面上到處都被錦繡花燈佈滿。又因妖道三元教主阮三元討好吳梟，特為夜間行禮，由君山起直達湖心洲水寨簡直成了一條大彩龍和好幾座燈山，連江水都被照得通紅。這等豪奢的場面比那王公貴戚還要顯得富麗奢華，加上千頃湖波和地勢的襯托，越發顯得銀花火樹，燈月交輝、繁華富麗、盛極一時。　　常人真有活了一世不曾見到過的。一班捧臭腿的觀客又都是些豪紳富商、土豪惡霸之流，各自帶了家人親友，坐著特備極精巧的遊艇，上面紮滿燈彩，在男女兩家賊黨指揮之下船船相連，兩邊分列，連串成一條又寬又長的水弄。燈光花彩燦如錦雲，照耀江面。船上到處笙歌細細，響徹水云。又當湖波不興、風清月白之夜，彷彿天時也在代賊湊趣，樣樣都似錦上添花，更增加了許多聲勢。

只管群賊惡貫滿盈，這垂死以前的榮華更增加了他的無窮罪惡和大眾人民的無窮仇恨。那班醉生夢死的勢利觀客不知自己也是這一路貨色，轉眼快要遭到報應，仍在一面享受自己所有，一面領略觀賞，仔細盤算自己將來如何才能學到對方的樣才算稱心。一個個驚贊佩服，心裡生出無窮妒羨，表面做得也更勢利，恨不能把對方的臭腿頂在頭上巴結個夠。

只要對方無意之中瞟了他一眼，便算榮耀已極，做夢也未想到死期將至，轉眼便要煙消霧散，自己能否逃得性命，不致波及都不一定。當小賊錢維山船過之時，那繁華火熾之景更是說他不完。小賊獨坐龍鳳舟上，一切排場已詳上集，不再多表。

本來應在申刻拜堂，照歷書說是個大吉。妖道阮三元做了吳梟國師，野心越大，想盡方法妖言惑眾。因聽吳梟無意之間說了一句女家喜事自來比較冷落的活，雙方事前又曾商定，新郎一子承統三家，此後等於吳梟之子，不算入贅，分為三處居住。因男家只此獨子，不得不稍尊重。

賊女碧雲淫凶奇妒，貪戀新交，為富貴人家財勢門第所動，自覺綠林出身，知道小賊獨攬大權，既想過少夫人的癮，看看官宦人家什麼滋味和享受，又因小賊以前姬妾甚多，雖已發誓全數遣散，少年人的心性終是難測，打算仔細察看一下，就便查明錢、王兩家到底有多大財產，以便把持過來。

再將所有徒黨食客收服，使其歸向，以便將來獨攬男女兩家大權，和武則天一樣做女皇帝，為所欲為，野心甚大。另一面寨中幾個老交情雖經暗算殘殺，內中一個不知怎的拜在教主門下，難於下手。事前雖與說好條約，兩雄相遇難免生事，當眾出丑許多顧忌，也是堅持先到男家住了兩月，到起事時再同回君山，相助指示一切，其勢不能變更。

妖道表面裝得十分清高尊嚴，其實人甚卑鄙，最喜暗中討好，硬說男女兩新人均是教徒，須守教規，欽天監的歷本不曾算出申刻不好，應在半夜子時去到男家舉行婚禮。加以君山賀客太多，童天保初次歸附，為了表示敬意，自裝數十條快船，帶了龍眼崖全寨頭目趕來道喜，所送禮物甚多，並有兩件珍奇之物，親自押送前來。

沿江一帶都是吳梟勢力，事前又領有信號旗，不知怎的中途會連遇兩次敵人搶劫，童天保並還受傷，由君山派去的賊黨趕回報信。吳梟料知又是近來鬧事的那一班隱名仇敵，心中氣憤。因聽敵人大罵童天保無恥，不該歸順君山，並有轉眼踏平君山水寨之言，如非另有幾隻本領高強的同黨賊船接到船上信號前往相助，幾乎連船也被搶去。

童天保初次登門，還未到達，便遭此失挫，禮船又被敵人打沉了兩隻，自覺不是意思，說什麼也要回去添補，並是夫妻同來，先和敵人叫過陣，定要單獨上路。因往龍眼崖添補禮物，多了往返，連夜趕去，也須黃昏前後才能到達。心想此人和另外幾個新歸附的賊頭本領均高，先還不肯屈居人下，費了許多心計才得收服，便和妖道打下擺闊示威而又禮貌慇懃、恩威並用的主意，除搭了兩座戲台外，又設下一處演武場，請水陸各路來賓隨意下場，以武會友。

最後再由妖道賣弄障眼邪法迷亂人心，使得來人格外信服。錢、王二賊受迷已深，樣樣都聽妖道作主，花費了大量人力財力。平日自命簪纓世族，為了討好妖賊，連他祖宗傳來的禮法也都違背，於是鬧了一個非驢非馬，不倫不類。

內中只苦了沈、姜二人，前數日明明聽說準備停當，人也來了好幾十位，但看賊巢這等聲勢，好些出人意料。那上萬個看熱鬧的苦人雖也不少，照癩和尚神氣也是有意而來，但這班手無寸鐵的苦人多半面有菜色，決不像學過武功，如何能與虎狼一樣的賊黨為敵？隔著這大段水面，先就無法通過，如何是好？

先聽童天保真心歸附，疑其受迫變節，業已降賊，與分手時所說的話不同，恐其見面招呼，就無惡意，也難免於露出破綻。外面的事絲毫不知，加以報仇期近，照自家估計，只要盼到半夜拜堂時節便可手刃親仇。底下怎麼辦呢、眾寡不敵尚在其次，所傷無辜不知多少。

尤其那好幾里長的兩列游船鱗次櫛比，均有鐵鏈連串，一旦發難，這班人逃都無法逃走。這類並非惡人，為看熱鬧送了性命，豈不冤枉？自己人既來這裡，怎麼也能看出一點形跡，連日留心，除癩和尚、小啞巴在對岸出現了兩次而外，一個熟臉也未見到。萬氏兄妹和樊茵、杜霜虹想已尋來，也不知人在哪裡，如何面都不照，正自愁慮。

到了君山，忽聽人說游船上人初來時業已送過禮物，方才又有數人發起，說教主生日也在今天，連新夫婦均要等候拜壽之後夜來方始回莊拜堂，高興得了不得。如今全體公議，合辦了許多財禮，一同拜在教主門下，永做徒子徒孫，請求福庇。但知今日寨中大喜，賓客太多，不敢驚動，準備守在當地，待命人山拜見。

妖道自知以前罪惡滔天，不為正教中人所容，初來時形跡十分隱秘。雖因天性驕狂，看出君山勢力甚大，仍有戒心，對外並不露出真名真姓，只說龍虎山來的老法師。除嫡系門人外，連遠近大量教徒也都不知教祖人在何處。寨中大舉慶壽，並未向外張揚，便是新入伙的群賊，未經他親身考問明了心意，真個甘願拜師，再經引往密室之中授法傳符，鬧上一陣鬼把戲之後，也決不告以底細。

不知怎會被眾遊客知道，先頗心動。後聽來人並不要當日相見，待命行事，利令智昏，好名心盛，又將前念打消。略一尋思，傳令下去，說寨中都是教徒，教主隱居西山，還未到下山時候，好在各人地址均已留下，十日之內必有人往傳道。教主仙壽向來均在仙府舉行，往來俱是八洞神仙，今年因是呂純陽老祖領頭慶祝，連寨主也是遙拜等語。

沈、姜二人見他用一套鬼話把來人打發回去，心中好笑。日前小賊原勸二人拜祖，二人自然不願。仗著初來，只隨小賊見過一面，為日無多，雖被妖道看中，二人推說保護少主要緊，且等大喜之後再往行禮，方顯誠敬。日期本來倉促，妖道並未生疑，就此忽略過去。先隨小狗男女同坐檯上觀看操演。

到了黃昏，正在台上同吃喜酒，忽報童天保趕到。同來共是二十條船，因防當日船多人亂，先呈禮單，準備明日早起再將禮物運送上岸。只有兩船和十幾個大頭目同往道喜，連兵器都未帶。吳梟知他好漢，格外禮待，親身出迎。童天保彷彿感激驚喜出於意外，後來還是吳梟力言，我們以武為友，將來還要共圖大事，英雄豪傑的兵器不應離身，何況場上還在演武，如其老弟高興，沒有稱手兵器怎樣下場？童天保等才勉強各將兵器帶上。見了沈、姜二人，似因形貌全變，又穿著一身華麗衣服，並未認出。二人也只隨眾禮見，不曾出口，裝著小心翼翼守在狗子身旁，寸步不離。

時光易過，小賊夫婦照妖道心意做完一些不近人情的儀式，便上喜船出發。歸途彩船更多，燈月交輝，花團錦簇，分外顯得火熾。小賊去時不曾留意，歸途遙望，湖心洲後黑壓壓的一大片沙灘上也不知哪裡來這許多人，但都靜立遙望，絲毫不亂。再看側面湖面上又遠遠停著幾十條舟船，不由心中一動，問知討喜餅的災民，方要發話，罵兩個老賊不明事理，聚這多的窮人作什？

碧雲覺著大喜之時，如何咒罵這兩位公公，將其止住。又聽一惡奴稟告，說尤、胡二位頭領為了二位老莊主的話，不敢違背驅

逐，見人太多，雖然不會出事，也須防他討厭，為此派了手下弟兄前往鎮壓。他們只是遠望，決不敢於喧嘩。另外那些舟船有二十條，是童寨主帶來的禮船，因見君山腳下人都擠滿，他們初來，恐有失禮，不敢令其入內，只令在外觀看，連水寨都未進去。

餘者均是本地看熱鬧的小舟，停在禁地之外，雖離我們稍近，方才尤頭領已坐巡船親往查看兩次，並無可疑形跡，也無別的事故。就有敵人擾鬧想也嚇退，終日安靜，只有錦上添花，大富大貴，少主少夫人大喜。小賊錢維山不知那惡奴正是日裡管理苦人的頭目，先因錢、王二賊見他能幹，認為窮人的事最不好辦，平日仇恨太深，萬一大喜之日，休說發生變故，稍微鼓噪也殺風景；又認為此是奴僕之事，不便差遣水寨頭領，只調了十來個打手隨同一個小頭目前往戒備彈壓，並命惡奴掌管一切。

誰知那惡奴最見窮人不得，又奉命不許無故發威打人，正在氣悶。不料尤延、胡修那麼知趣，派人將其替回，平日相處又好，此舉既可開眼，又可跟在小賊身旁討好，知其近來父子心意不投，乘機進讒下毒，就便代尤、胡二人說了一套好話，算是報答。小賊早已得意忘形，認定將來要做皇帝，問過拉倒，反覺尤、胡二人真會辦事，使這般最討厭的窮人那麼安靜，便更加信任不提。

沈、姜二人暗中留意，見岸上萬千窮人都是一言不發，彷彿結成一個陣式，又聽尤延、胡修親往彈壓，分明內有原因。先不知對方如何過來，等船快到，見沙洲旁邊排著一列快艇，對岸也泊有幾隻，都是一字排開，似有鏈條連住，忽然醒悟，知道到了半夜一聲發難，這大群苦人十九是在尤延、仇雲生領頭之下殺過洲來。

同時想起歸途游船上面俱都擺有香花燈燭，用紅紙寫上恭祝教主仙壽六字，船頭上並還加了一面雙喜彩旗。念頭一轉，猛想起這些遊客看似不會動手殺戮良民，貌相神情也極少兇惡，但都是遠近州縣的土豪劣紳、地主好商惡霸之類。真正本分善良的人即便有此財力，也不會作此勞民傷財捧臭腿的舉動；也更不會得到一點風聲，便去認賊作父，拜那妖道三元教主為師，一聽妖道答應改日度化，便這樣興高采烈。

內中除有限幾條船未擺香案外，餘均香花酒果，供著教祖牌位，想盡方法討好巴結。他們人教投賊全是為了增加威勢，好去魚肉良民。這類不拿兵器的盜賊比拿兵器的還要陰險凶毒，平日尋都尋他不到，即使相遇，在他巧妙隱藏之下，本來面目也未必能全數看出，難得聚在一起。

一水一陸，善惡顯然。單看看他們這樣窮奢極欲地享受，和那些缺衣無食、面有菜色的苦難人們作一對比，你說此來殺賊報仇，他們未必全數波及，就令同歸於盡，也是死不足惜，無可憐憫。可見日裡所想恐傷無辜的話根本上連是非都未分清。

以前自稱明白道理，其實也還不過皮毛，只學會了一身武功和領會諸位師長平日所說的活，並未深入體驗。直到此時眼見貧富善惡對比，以及雙方致富致貧之因，方始明白過來。二人不約而同互看了一眼，便將日裡恐怕玉石俱焚的顧慮消去了一多半。

前頭音樂儀仗、燈火通明的喜船業已先到。小賊為了誇耀財勢，又環著湖心洲繞上兩圈方始登岸。千畝方圓的一片湖心洲，此時簡直成了一座火山，繁華富麗之景限於篇幅也說不完。跟著拜堂行禮，二人見堂快拜完，外面信號尚未接到。那可容納兩三千人的大廳人都佈滿。

別的不說，單是鮮花香氣便可醉人，到處花燈照耀，明如白晝，彩霧蒸騰，笙歌大作。錢、王二仇人轉眼就要行那拜見之理。人是這多，少說也有數十個能手，餘者也有一半以上均會武功，因小賊好武，雖是喜期，會武的人非但帶著兵器，反比平日還要全身披掛，以顯威武。

連王耀宗均非弱者，雖不是自家對手，旁邊還有會武的人。能手都在近處，休說全敵，便是兩人殺這老少男女四賊也恐難於兼顧。最發急是日月鎖心輪如在外面，連同寶劍合用，也可增加威力，防禦敵人暗器尤為得用，偏又拆開放在身旁，雖然機關靈巧，容易裝上，到底是要背人。

如等拜堂之後，仇人業已回房，重重門戶均有男女賊黨專人防守，以前從未去過，只知住在後房之內，燈光這樣明亮，稍微一動便要被人驚覺，機會一失，下手便難，留下小狗男女更是後患。想起殺父奪妹之仇和仇敵的滔天罪惡，不禁悲憤填胸。正打算拼性命不要，乘著拜見尊長時節冷不防拔劍下手，仗著從一開始便裝模作樣，始終按劍而立，不怕賊黨疑心。

正留心外面信號，忽聽鼓樂聲中由外面走進一伙人來，知賓業已認出，正是童天保手下兩個心腹頭目同了幾個相識的賊黨由君山趕來觀禮。主人這面正要招呼，來人推說新人正在交拜，不可驚動，自己帶人往旁閃去。二人目光到處，瞥見樊茵、萬芳、杜霜虹三女俠也在其內，都是男裝，方才並未和童天保一起，想是中途會合，假裝小頭目混將進來，業已閃向人叢之中，並未理睬自己。

只杜霜虹暗朝二人擠了擠眼，略打手勢，表示少待，不可妄動。二人方想，禮快行完，還等什麼。再往人叢中一看，不禁喜出望外。原來女俠李玉紅和歐陽笑翁也在人叢之中。最奇是二人那大名望，本來面目並未隱去，雜在人叢之中，賊黨爭看新人，毫未警覺。暗忖，這兩位老俠認得的人甚多，時候一久斷無不被看出之理，就是胸前帶有喜花，少時也必被人看出。正料快要發動，樂隊後面忽然閃進兩人。二人定睛一看，越發驚喜交集。

這時狗子堂已拜完，正請錢、王二賊夫婦受禮。為了錢耀祖所寵姬妾太多，正妻已死，最得寵的共有三個，都要扶正。老賊顧了這個顧不了那個，平日以姓稱呼，都是夫人，不分大小，還能相安。這一拜堂便出了麻煩，誰都想要人前露臉，受新夫婦禮拜。

錢賊年老，雖比王耀宗還要陰險，家庭之內卻是毫無威權。錢維山獨子嬌慣，非但不聽父命，並與最小的寵妾蔡氏私通。老賊事前想到，沒有辦法，其勢不能帶了三妾一同受禮。在彼時宗法禮節最重之際，這一受禮便算正了名分，當然誰也不肯放棄。老賊實在無法，連說了個把月好話，答應許多條約，直到頭兩天方始決定，將一個年紀較長的寵妾皮氏同出受禮。

另一寵妾趙氏人較忠厚，沒有爭論。蔡氏年紀最輕，也最驕狂。因聽老賊說皮氏乃新莊總教師皮耀的姪女，此是江湖上老前輩，不能不給他一點面子。小賊雖與通姦，因其厭舊喜新，業已斷了兩年往來，心雖不快，也就罷了。誰知近日小賊住在老莊，因隔君山太近，常時有人來往，恐被女賊知道，不敢把隱匿各地的婦女帶在身邊，於是勾動舊情，重修前好。

自來久別勝新婚，蔡氏見有小賊作主，再一想到皮氏比趙氏只長半歲，並且晚來三年，如論進門，自己和她差不多，為何搶在前面，又是一個破落戶的女兒，越想越有氣，由昨夜鬧到當日，非要同出受禮不可。

誰知小賊沒有良心，淫樂之時樣樣點頭，本來還想幫她說話，後因迎親以前老賊向其哭訴，力言利害，說：「她人雖可愛，過於放任，舉動輕浮，容易失禮，使親友見笑；皮氏雖是江湖出身，因其從小在外跑馬解，後經乃叔將人尋到，送來為妾，年已將近三十，管家料理樣樣能幹，見識甚多，何況皮耀是你親信教師，忠心耿耿，不抬舉他也不好看。

「我久有此意，均因趙、蔡二妾為難。我兒今日大喜，終身之事，並還關係將來為工作帝的大基業。你老子平生好色是個短處，你也如此，我知此是天性，並未管你。難得娶了這樣一位好媳婦，使你事業更可成就，我連做夢俱都笑醒。實對你說，你岳父以前雖和我們交厚，到底草莽英雄。

「我家又有這大一片產業，將來之事實在難測。總算我兒聰明絕頂，能被他父女看中，結為婚姻，非但家業可以保住，還可成就大事。他比你年長一倍，只此一女，手下那多的英雄好漢，勢力最大。如今合成一起，連人帶基業全都成了你的。就他終日苦用心計，招兵買馬，增加勢力，那還不是為你出力拼命。

「就算他做了皇帝，能夠享受幾年，結果仍是你的天下。我已將近六十，你伯父又無兒女，多少人都在為你輸財出力，如何這等大意？休說你小夫妻心意不投，便是被他看輕也是不妥。此後真要當他菩薩看待，如何把一個比她年長才只數歲，言動輕浮的側室受她的禮？」

小賊竟被說動，雖因答應在前，不便反口，但也不肯作主。蔡氏每次尋他商量均被避開，心已生疑，拜堂以前才知小賊無良心，說過不算，知其性情兇暴，翻臉無情，不敢當眾責問。眼看皮氏盛妝而出，快要行禮，越想越怨苦，不由妒火中燒，竟不顧體面上前拉扯，準備誰都不許上前，索性和平日一樣不分高低，只由老賊一人受禮。

皮氏練過一身武功，平日雖受叔父之教，人又陰狠，老想掩蓋以前流浪江湖的形跡，一直假裝正經，不肯發作。當此要緊關頭，見蔡氏淚容滿面，拉著老賊哭訴，說完又拉自己，行禮又快到了時候，心裡一急，怒火上升，竟下殺手，假裝推拒，朝蔡氏腰脅致命之處用重手法一點，唉呀一聲當時倒地，紛亂立起。

總算皮耀老奸巨猾，人又機警，知道姪女早晚大權在握，最好先將新夫婦哄好，根基才得堅固，爭此一時虛榮本非所願，曾向皮氏勸告，說主人內寵太多，你應以退為進，忙必出事。皮氏終是虛榮心盛，力言此是老少主人之意。皮耀原是一個積年惡賊，本領甚高，隱在錢、王二賊家中做了多年總教師，最得寵信，也最凶狡。

背後雖聽小賊口氣並無二言，心仍不放，特意立在近處，所以外人混進不曾看出。先已發覺形勢不好，隔著許多女眷不便擠過，費了許多事，仗著老人又是親戚，好容易繞到老狗男女身旁，中間被人擋住，還未擠到，業已出了亂子，忙即咳嗽一聲，打了一個手勢。

皮氏最怕老賊，自知下手大辣，對頭不死也必殘廢，忙朝老賊耳語，說：「你一人受禮最好，不要管我。」隨即驚呼：「五妹又犯舊病，那裡說去。」

隨將被人扶起的蔡氏搶在手內便往裡跑。皮耀急怒交加，只顧趕往查問，忘了當日他是主管全局的首領。這一離開，無人統率，雖然連當地和君山來的賊賓也有不少能手，到底要差不少。

錢賊人頗機警，看出愛妾取鬧，眾目之下何等難堪，最寵愛的一個性又刁潑，萬一爭吵打滾，這人怎丟得起，空自急怒攻心，無計可施。不料平息這快，仗著女眷人多，自己又是先被寵妾喊過，外面的大群賓客十九不曾看見，再聽皮氏一說，立時醒悟，心中感激，越發高興。

方自暗幸，外面已來催請行禮，升座受新夫婦禮拜，慌不迭匆匆趕出。快要走到，還未落座，正想對新娘格外客氣一點，改坐為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新娘拜見舅姑，朝內立定，所有男女賓客均在圍觀。沈、姜二人發現來人，驚喜之極。

因喜堂地方廣大，老賊又講排場，人數雖多，當中空出一大條直達廳外的人弄，再鋪上丈許寬的紅氈，這時忽由外面走進兩人。一個身材高瘦，大六月天披著一件斗篷，下面赤腳，露出一雙草鞋；一個身穿黃葛布衣，身量不高，同在廳門前突然現身。群賊都是一身華服，胸帶紅花標記。因各人目光都注在新夫婦和那些年輕貌美的婦女身上，除沈、姜二人外誰也沒有發現。

只有兩人覺著來人岔眼，但因男女雙方的來賓甚雜，九流三教無所不有，平日又常有奇裝異服的人往來，雖覺當日不應如此，為了全莊戒備森嚴，並恐所戴喜花可以仿造，非但隨時傳令變換，連戴的地方都有一定，全由妖道作主，無人敢強，外人萬難走進，事前又無動靜，正看得希奇，忽聽外面一聲極清越的長嘯，宛如白鶴唳空，半晌不絕。

這時，外面鞭炮掛有好幾十串，每串約有兩三丈長，同時點燃，劈啪之聲宛如密雷怒轟，加上蕭鼓齊鳴，人聲嘈雜，這樣繁喧之聲竟掩那嘯聲不住。同時，又聽遠遠幾聲號炮和吶喊喧嘩之聲。

沈、姜二人聽出師長用長嘯發出信號，正在準備，忽聽身旁有人低語：「外面已有變動，你兩個還不去保護那兩個老的。」

回顧正是女俠李玉紅，身旁還有女俠段無雙和勾十一，廖小鸞夫婦，青雲山四杰也在其內，每人佩有一朵喜花，也不知怎麼混進來的，心中驚喜會意，忙即握劍上前。

就這轉眼瞬息之間，先那幾個賊黨業已看出來人有異，無意間向旁立同黨打聽來人是誰，群賊紛紛回顧。當頭一人已將斗篷取下，內有數賊剛認出來者正是大俠獨手丐席泗，同來那人極像以前作對的大俠真布衣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當時一陣大亂。一片嘩噪剛起，因那喜廳寬大，來人離開新人背後少說還有三丈，外面鼓樂爆竹之聲響成一片，誰也不知發生變故。

前面群賊剛剛一亂，耳聽霹靂也似大喝道：「你兩個還不上前？小的交我。」

語聲未住，一股疾風突由當中紅氈之上帶著兩條人影飄過，只聽接連兩聲驚呼，兩個新夫婦首被來人一邊一個鷹捉小雞一般抓起，連腳也未沾，宛如掠波蜻蜓飛向當中喜案之上。

小賊性喜誇大，喜堂佈置甚是豪華，並用鮮花紮成一座小台，敬神的香案又高又大，離開下面平地快到一丈。這兩人徑由人頭之上斜飛上去，落在當中神桌之上，把腳一踢，許多香燭供品全被踢飛。

剛下手時，小狗男女均有一身武功，每人還有四個男女護衛，也都能手，除沈、姜二人借著保衛老賊為由，立照預計，一人一個搶往二老賊身旁，先每人點了一下死穴，又各將劍尖抵住二賊前胸，口中大喝：「不許亂動，聽我師父獨手丐、真布衣二老前輩吩咐。」

這時群賊鬧了一個手忙腳亂。小狗男女正在滿心歡喜之際，猛覺身後撲來一股疾風，心方微動，已被來人點倒抓起，往神桌上飛去。另外男女六賊也是警覺，齊聲驚呼怒吼，想要動手搶救。兩個男賊被真布衣右手一劈空掌凌空打翻在地，一個當時斃命，一個也受了重傷；掌風過處還傷了三四個旁立的賊黨，雖不甚重，也夠受的。

另一面四個女賊瞥見新娘被人抓走，兩個連刀也未拔便縱身搶救。獨手丐只得一手，雖未回擊，但那前進之勢何等猛急，力量絕大，一個撲空，一個被獨手丐帶出丈許遠近，甩落人叢之中。另兩女賊忙取暗器發出，拔刀搶救。哪知暗器被敵人彈落，若無其事。

女賊吳碧雲反中了一技袖箭，惜命急呼：「你們不要亂動，有話好說，只要二位老前輩饒我一命，無論何事均可商量。」

小賊聞言也被提醒，更急得連聲哭喊，因是點了穴道，只能發話，不能掙扎。

二俠又將他單臂舉了起來，口中大喝：「誰要敢動，便是找死！」

一面向眾宣說：「君山已破，關中九俠和葉神翁、王鹿子、大俠湯八、龍靈玉夫婦、童天保、烏雲蛟以及各路英俠全都在此，還有黃河兩岸和各地山中開墾的義民早分水陸兩面埋伏，如今全部殺將進來。吳賊、妖道此時想已除去。如今天下荒亂，民不聊生，各地人民業已分頭起事。

「我們應該與之會合，去除皇帝老兒和那些踏在我們頭上的閹宦惡奴、鷹犬爪牙才是正理。吳梟如真為民請命，起義反抗，我們只與為友，怎會為敵？只因他利用君山地勢和三湘洞庭財富，非但不與贓官惡霸作對，反與勾結，更加殺害人民，搜括財物，使兩湖魚米之鄉變成一片荒涼陰慘的地獄；近又勾結妖道，愚弄良民，設卡收稅，搶劫農商。

「休說別的罪惡，單這次出嫁女兒前後多少天來的豪奢舉動，稍有天良豈能出此？他和錢、王兩家惡霸用盡心機，養下許多坐享現成的盜賊光棍，錨銑必較，巧取豪奪，搜括來的大量財物卻和水一樣灑將出去，哪一樣不是人民的膏血？其罪已不容赦，我們自有處置之法。

「人都一樣，天下非一人一姓所私有。各地起義的人初意都因皇帝老兒和他手下的奴才儘量荒淫，害得他們平日受盡壓搾苦痛，最後還要家敗人亡，妻離子散，吸盡他們血汗，還不使其能保殘生，忍無可忍，方始發難。本心只力求得大家溫飽，安居樂業，因其本身忠厚純良，受了數千年愚民政策的毒，對於管理國家、施行教化以及文武兩途許多重大之事都不知道。

「自前古以來，這般起義的人頂著造反的罪名，不是隨僕隨繼，為暴力所摧殘，便是換湯不換藥，白出了許多血汗性命，只便宜有限幾個比較知道民間疾苦利病的惡人，他們比那伏處深宮、窮奢極欲、專發淫威的暴君昏主雖然明白一點事理，也更加懂得如何駕馭愚弄之法。

「一旦遂了他們野心，在人民亂極思治、戀鄉思息之下，做了王侯將相，而大量出血出汗的人仍是一無所得。專制帝王，家天下的制度如不去掉，人民永無抬頭之日。

「難得吳梟和錢、王二惡霸有此一片基業，我們義兵已有好幾萬，不是真個人多，眾心如一，我們平日雖負盛名，天大本領也不會這樣容易成功。你們也都是人，如有天良，此次從賊各有原因，只要放下屠刀，除首惡外並不追究。我們是不計較你們以前為

惡，重在此時能夠改過歸善。

「不管以前多好，要你現在更好，能隨我們真心實意為天下人民解除苦難，便是好人。在場的人除卻三元教下賊子賊孫，從他已滿一年以上的，必須放下兵器，歸在一旁，去往水寨等候公審，自吐罪惡，聽憑發落而外，餘均暫時各歸原地，聽憑查明來歷姓名，收錄指點，不留聽便；還有平日罪惡較重，以及錢，王二賊手下這許多爪牙，除一些極惡窮凶之徒，我們早已訪問清楚，不分等第，只是親身殘害過善良的，便和首惡一樣一律處死而外，也均同往水寨，聽候發落。

「這老少四賊我們必殺無赦。我們抱定除惡務盡之意，只真罪大惡極決不放過，用不著欺騙你們作為要挾，更無絲毫遷就。這幾處山寨莊園本是大量人民的財產，被他們霸佔強奪了去，連明帶暗不知內中藏有多少冤魂，流過多少鮮血。他這有限幾條命還抵不過，如何拿人家的生命財產做他贖罪之用？但是我們也決不會騙人，只要罪惡不大，真心悔過，決不損傷他的分毫；再能立功自見，還有重賞。生死兩途，你們挑吧！」

說時，狗男女早被真布衣又各點了啞穴，空自綾羅散亂，花冠狼藉，淚跡縱橫，面無人色，方才的哭喊號叫已被止住。廳上群賊雖多，但是突出不意，二俠英名又大，老少四個首惡又被擒住，先是顧忌太多，不敢妄動，再由旁窗遙望，君山那面幾處火起，整座喜廳均被那形似難民的壯士佈滿。

爆竹音樂之聲已換了萬千義民的怒吼。又被那雜在人叢之中的英俠散佈消息，互相警告，說各地都有內應。發話的人多半雖不相識，有的明是本莊頭目，認得並還不止一天，連他本人均自稱他是敵黨，並說混進來的人單是各地英俠之士便不知多少，由大俠湯八夫婦領來的義民更有好幾萬，逐漸心寒膽落，面面相覷，心中搗鬼，也拿不准誰是敵人。

同時又見內有幾賊剛摸身邊暗器，當時被人點倒，有的並還送了性命。除卻少數賊黨自知罪大惡極，又是男女兩家死黨，害人太多，聽完後段，自知無幸，表面裝駭，暗中留意，打算待機蠢動而外，非但失去鬥志，並還心生歸向，靜等發落，惟恐萬一有什變化，皂白難分。

剛在交頭接耳低聲談論，便有人過來引往一旁。內有兩個首惡想取巧跟去，誰知來這班人神目如電，早就知底，竟將別人放過，將他擋住，令立一旁待命，稍一違抗，那人還未動手，先被旁人點倒。經此一來全被鎮住。

席。真二俠說完前言，便當眾宣示男女四賊的罪惡，問是該殺不該？聲才出口，廳內外便暴雷也似怒吼起來，連本來的人也有許多聞聲應和。群賊人雖不少，本領也非尋常，為眾人聲威所攝，不知怎的膽怯情虛，越來越覺孤立；又見環廳內外的義民雖然裝束破舊，都是刀槍雪亮，耀目生輝。

地上惡奴打手的死屍橫七豎八，到處都有發現。日裡所見面有菜色的饑民全變了樣，精神都是那麼飽滿。這樣多的人彷彿從天而降，事前毫無警覺，也不知怎會來了這多，已是奇怪。遙聞君山那面號炮連響了十三聲，湖面上到處都有快船追逐。逃的都是胸帶紅花、穿有華服的賊黨，內有兩船逃著逃著，忽由水中人魚也似躥上一兩條黑白人影，當時船翻人倒。

追的船立時調頭，往別的盜賊追去。有那平日作惡不多、受迫投降吳梟的，聽二俠口氣，自信不致送命，各將兵刃暗器取下，交與那些內應的頭目，擠往窗前觀看，一面靜聽台上發話，轉眼人便去了一多半。

就這樣還有不少死黨立在原處胡思亂想，有的連外面光景都無心窺看，心中老是懷疑觀望，覺著三元教祖法力無邊，吳梟水旱本領十分高強，身邊又有許多能手，新來道喜的各路同黨和教祖的四金剛、十二大弟子哪一個都是有點法力武功的人，尚不算在其內，哪有如此容易，就這片刻之間全數瓦解？再想起平日所為，遇見這幾位仇人決放不過。

眼看一般罪惡稍輕的人均照敵人所說，另立一旁，並還有人引去。剩下這百多人暗中留意，不是相識，也都熟臉，極少是像敵人一面。有的並現憤怒之容，各自心中暗幸，以為事情有望，這班人會水的又多，均覺義民無什本領，也許容易衝出。

先只看那些美貌婦女被李玉紅、段無雙、樊茵、萬芳、杜霜虹、廖小鸞六女俠為首止住啼哭，押向廳後廂房之中，不曾留意別處。等到想看逃路，轉眼瞥見旁窗外面本來圍滿義民，因那些準備投降的賊黨湧往窗前遙望，非但不曾攔阻，反倒後退老遠，彷彿有人指揮一樣。

再一細看，每人手下除刀槍外均有一個竹筒鐵筒之類，料是弩箭火器，心方一驚。忽見皮耀不知由何處閃將過來，乘著台上宣佈群賊罪狀，廳內外眾人留心靜聽之際，朝附近幾個惡賊嘴皮微動，消息轉眼傳佈過來。

原來這一伙人都是作惡多端的賊黨，雖分男女雙方，老賊皮耀在此年久，心計細密，全都認得。自知首惡之一，決難活命，方才聞變趕出，先還想保全男女四賊，後覺無望，決計一拼，暗中鼓動，準備冷不防衝殺出去，仗著人地都熟，並還看準兩條道路，如何分頭逃走之法，一面準備放火，用心甚是險詐。

老賊見自己這樣鬼祟行動，對方連正眼也未看他一下，大出意料，連許多準備應付的假話和做作均可不用，心雖奇怪，逃命心切，又料君山也是凶多吉少，此舉只是利用群賊為他保命，到了外面，看明君山形勢勝敗，相機而行，仍是往好處想。他這裡準備停當，只等小狗男女一殺，便即乘亂逃走。

忽聽慘號之聲，原來靠近老少四賊的幾個死黨早被李、段兩女俠就勢打倒鎮住，或是避往一旁，誰也不敢妄動。當中禮台立時空出大片地面，誰也不敢走近。結果還是沈、姜二人先當眾聲明復仇除害的來意，哭訴老賊罪惡，席、真二老俠剛由桌上跳往台上，要將小狗男女正法。

老賊皮耀正想，這大一些時候，君山那面尚無動靜，分明凶多吉少，再不逃走決難活命。剛瞥見正門的人往旁閃開，人還不曾讓完，便有一人拿著兩個人頭由大眾義民頭上飛將進來，那人一身紅衣，身材瘦小，腰佩長劍，看去像個少女，武功高強卻是驚人，心方一動。

就這微一觀望之間，覺著大腿上被人酸酸地擰了一下，低頭一看，乃是一個瘦小枯乾、年約十二三歲的幼童，穿得十分破舊，彷彿跟在難民隊裡鑽進來的小叫花。如照平日早已一手抓死，憤怒頭上也沒想想，憑他那好武功，怎會被一幼童擰得那麼重法，忍不住低聲怒喝：「這是什麼時候，你鑽進來想作死嗎？」

小叫花翻著一雙怪眼，望著老賊理都未理。跟著又朝老賊右膀一捏，手腳甚快，老賊竟未避開，這一捏更是又酸又麻，難過已極，越發怒火中燒，因恐敵人說他以大欺小，不敢聲張，乘人未見，猛下殺手，低喝一聲「野種」，待朝死穴點去。誰知小叫花身形微閃，便點了一個空。

剛看出對方身法靈巧，心中一動，念頭都不容轉，叭的一聲，眼前人影一閃，早被打了一個滿臉花。

原來旁邊還有一個滿頭癩痢的小和尚突然縱起，打完罵道：「無恥老賊，你當人家啞巴好欺麼？你不在暗中鬧鬼還不會打你呢！乖乖等死，還有個把時辰活命。你們只敢聽老賊的話，稍微妄動，連不應該死的也都算上，一個也休想逃走。實對你說，你們這一伙人我們早已看好，打算夾了尾巴溜走簡直做夢。休說由岸上到水裡都是我們的人，誰也無法逃出；便是這裡也休想離開一步。如其不信你就試試。那旁不倒了幾個麼？你們到死還要反抗，真個混蛋不錯，命只一條，卻莫怪我們在你臨死以前和你多算利息呢！」

說時，老賊皮耀剛中一掌未容還手，腰間一酸，先被小啞已點倒。那靠近老賊的幾個巨賊見狀不憤，怒極欲動，都是腰間一酸，人便不能轉動。

原來鐵笛子齊全同了幾位老少英俠早就看好這些賊黨，癩和尚、小啞巴人又刁鑽古怪，起初奉命帶了義民包圍湖心洲擒殺賊黨惡奴，並由尤延、胡修、仇雲生等相助，帶有昨夜所發信號暗記的內應，兩下夾攻，起初以為必有一場凶殺，沒想到事情如此順手。

在尤、胡、仇三人暗中佈置之下，輕悄悄將靠近水寨和莊後兩面的船順直過來，用鐵鉤一搭，對岸上萬義兵便在癲、啞二人領

頭之下偷渡過來。前面那些面有菜色的土人已早移向後面，又由水寨穿過，直達喜廳附近，方始發難。水寨頭目早經尤、胡二人分清喜惡，有的早被去掉，有的又被困住，不歸水寨掌管的均在大隊裡面，冷不防分三四面突然出現，除外面少數執事惡奴被雲生誘往一旁，當時打翻，有的殺死外，餘均嚇倒。

裡面正在熱鬧頭上，誰也不曾驚動。癲、啞二人因未殺賊，覺著無什意思，便由人叢中鑽將進去。見大師兄齊全立在賊黨旁邊不遠，偷偷掩去一問，得知大概。因來了好幾天，賊黨虛實善惡知道不少，人也認得好些，看出老賊鬧鬼，便朝小啞巴把嘴一歪，分頭繞將過去。群賊提心吊膽之際，兩個空手的窮小孩誰也不曾留意，竟被掩到皮賊身旁。

小啞巴先捏了他兩下，跟著皮賊便被打倒，另外幾個打算乘機蠢動的都是剛一動手便被人制住。聞言正在心寒，忽聽台上厲聲大喝，聲比獨手丐還要響亮。猛想起方才曾見一個紅衣女子飛將進來，看去像個幼童，本領驚人，手中還拿有兩個人頭，不知是誰。

又見敵人防備嚴密，只一想逃死得更快，實在無法，索性把心一橫，靜立相待，專盼對方從輕發落，省得連這一線生機俱都自行葬送。目光到處，不禁嚇了一大跳。

原來來人正是昔年威鎮西南的女俠丙四姑，正向諸俠開口。又有少年男女四人相繼趕到，一同向眾一說，才知就在小賊夫婦所乘龍鳳舟剛剛開到湖心洲，還未上岸，快要開始行禮以前，君山水寨那面業已發生變故。如今雙方雖然尚在混戰，但因一班首惡多半伏誅，剩下這些惡賊不是異派凶孽，便是惡賊大盜。

自知平日姦淫殺搶，無惡不作，罪孽實在深重，又聽為首諸位老少英俠抱著除惡務盡的決心，上來便下嚴令，對於罪大惡極的凶孽賊黨決不寬容。群賊自知必死，不得不作困獸之鬥，但這垂死掙扎並無用處，轉眼也必全數消火。再一偏頭遙望君山那面，初起時的火光已被撲滅，喊殺之聲遠遠隨風傳來，來人話未說完，眾賊已嚇得心膽皆寒，覺著此時俯首聽命，對方還要分別罪情輕重發落，或能免死，稍微抗拒一個也休想活，哪裡還敢再存他念！

有那膽怯心慌太甚，和一些自覺罪惡不大或是情有可原的竟跪了下來。這班賊黨平日只管凶橫，到此地步誰都怕死惜命。有幾個一開頭，再為眾人聲勢所懾，也由不得紛紛跪了下來。剛一跪倒，瞥見身旁三三兩兩大都有人立在那裡，這才看出對方早在暗中監視，稍一妄動命已不保，還是乖乖服低聽活上算得多，便各將兵刃暗器爭先取出，放在地上。

癲和尚早有準備，把手一揮，立有許多手持器械的義民走進，將群賊的兵器全數收去。仇雲生隨由人叢中走出，命群賊起立，隨往水寨聽候審問發落。群賊看出有了生機，越發暗幸。

這裡眾人因聽來人說，君山賊黨人多，雖然防備周密，仍恐漏網。另外還有一些惡賊尚與諸俠苦鬥，不禁激怒。獨手丐、真布衣見湖心洲這面大事已定，一些首惡凶孽均已除去，便命眾人分頭行事。匆匆商計，指點機宜，留了一些人隨同水寨那些內應的人辦理善後，自己帶了沈鴻、姜飛和李玉紅、段無雙、廖小鸞、樊茵、杜霜虹、萬芳老少六女俠同往君山趕去。

湖心洲之事轉交丙四姑為首主持。老少十多位英俠分坐了三條浪裡鑽快艇，由胡修派了小白條汪二和幾個精通水性的弟兄駕舟相送。船行如飛，轉眼便到。快要上岸，瞥見對面飛也似馳來幾個賊黨，內裡喊殺之聲尚未停息。這時兩面遊艇均被大群義民分頭把住，一條也未放走。船上那些闊客均被關住趕進中艙，空出船頭一帶。另外大群義民便由這兩條游船搭成的浮橋上往君山那面殺去。

對面來這四賊為首一個道士，手持一件形似鐵板門的兵器，力大無窮，兇惡已極，不知由何處衝殺出來。一見大群義民潮湧而上，不由激發凶野之性。剛一一聲怒吼，獨手丐業已看出前面四賊的來歷，哈哈一聲長笑，凌空飛起，猛朝那賊迎去。